

中國

古代

丑史

秘藏本



中国古代丑史

◎第十册◎



目 录

第三十二卷 骗术奇观

卷首语	(5585)
第一章 巧取豪夺骗	(5589)
第二章 愿者上钩骗	(5629)
第三章 谋财害命骗	(5671)
第四章 色胆包天骗	(5703)
第五章 恶僧妖道骗	(5733)

第三十三卷 “国骂”惊奇

卷首语	(5789)
第一章 “听取骂声一片”	(5793)
第二章 七种场合下的“国骂”	(5815)
第三章 使用频率最高的国骂语录	(5848)
第四章 “文骂”与“雅骂”	(5862)
第五章 出神入化的骂技	(5890)
第六章 百骂百胜的骂艺	(5902)
第七章 五官四肢并用的骂姿	(5922)
第八章 国骂三十六法	(5930)
第九章 骂学研究	(5974)

第三十四卷 “脸面”面面观

卷首语	(5989)
第一章 中国人的脸面往哪儿放	(5993)
第二章 透过“脸面”看中国人的心理	(6012)
第三章 中国脸面与中国文化水土	(60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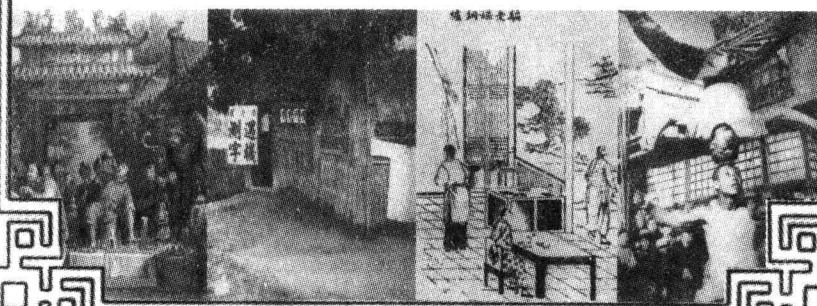


第四章	脸面的有无与价值	(6056)
第五章	中国人——“脸面”运用高手	(6077)
第六章	脸面下的玄机	(6126)
第七章	鬼脸上的雪花膏——大话脸面	(6151)



第三十二卷

骗术奇观





卷首语

骗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决定了社会的渣滓特别多，社会风气也特别腐化败坏。当时的骗子，其活动范围遍及通渠大都、市井陋巷、偏乡小邑；其构成不光有帮会流氓、江湖术士，也有政府官员、富商巨贾、僧尼娼妓等各色人等；被骗者既包括财大气粗的富商，也包括小本经营的小商小贩；行骗者，既有专靠行骗为生的专业骗子，也有偶起歹心的奸夫淫妇、恶僧妖道、妓女小偷、贪官污吏、船工挑夫……他们不仅骗取钱财及女色，而且拐骗人口。受其害者，轻则折损钱财，重则倾家荡产。读过此书，会不由自主地对当时弊端丛生、物欲横流的丑陋现象愤恨不已，同时也会发自内心地对尔虞我诈、六亲不认的骗子切齿痛恨。

“三十六”计，从本质上说，都是骗术。不过在正人君子手中，这是克敌致胜的法宝，传统智慧的结晶，可一旦到了骗子手上，可就都变成了卑劣下流、害人不浅的巫术。

南京扬州府人氏王享，借银十两上京办事。刚到北京，因内急在一茅厕解手，正蹲在茅坑上，忽见两个恶棍手持棍杖进入茅厕，威逼王享交出银两。王享逃也逃不脱，打也打不过，无奈也只得将银两送上，这种“强抢骗”可谓“缺德带冒烟”了。更可恶的还有以嗜好骗取女色为乐的大淫棍。明宪宗年间，一个叫桑冲的淫棍，运用男扮女装，设骗局、施迷药等手段，创下了10余年间奸淫良家妇女182名的骇人记录，当他向第183个受害人施暴时，他男扮女装的行藏才败露。这个恶贯满盈的大淫棍最终被奉旨“凌迟”处死，结束其罪恶一生。而拐骗儿童者呢，将貌美的卖入娼家，粗蠢者刺眼刖足，强迫乞讨。更有大太监为使阳物复生，竟私买男童，杀之取髓。这些禽兽一般的残忍骗术，真是令人发指。还有那些奸尚妖道打着行善行德的幌子骗取金银，淫人妻女，其丑陋嘴脸可见一斑。真可谓鬼域伎俩，无所不包。

中国传统文化是厌恶行骗的。有效防止上当受骗，就必须识破各种骗术。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从反面揭露社会的阴暗险恶，以此希求从正面引导人们如何律己防骗。



目 录

第一章 巧取豪夺骗	(5589)
一、和尚跑了庙也是假的——脱剥骗	(5589)
二、不是你不小心只因钱财难以抗拒——丢包骗	(5606)
三、大爷我软硬全行——诈哄骗	(5607)
四、你晕菜了 我得手了——牙行骗	(5615)
五、暗渡陈仓 家贼难防——衙役骗	(5621)
第二章 愿者上钩骗	(5629)
一、难以放弃你这个“冤大头”——引赌骗	(5629)
二、放你是假 擒你是真——露财骗	(5637)
三、贪图名利为那般——买学骗	(5641)
四、假做真时真亦假——换银骗	(5656)
五、雾里看花——假银骗	(5661)
第三章 谋财害命骗	(5671)
一、老乡骗老乡——谋财骗	(5671)
二、贼船难下——在船骗	(5681)
三、死无葬身之地——拐带骗	(5696)
第四章 色胆包天骗	(5703)
一、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婚娶骗	(5703)
二、拿人家的手短 吃人家的嘴短——奸情骗	(5718)
三、英雄难过美人关——妇人骗	(5733)
四、老爷子你还嫩点——引嫖骗	(5750)
第五章 恶僧妖道骗	(5757)
一、做一天和尚骗一天钱——僧道骗	(5757)
二、就骗你这种想长命百岁的——炼丹骗	(5771)
三、恶僧的伎俩——法术骗	(5778)



第一章 巧取豪夺骗

一、和尚跑了庙也是假的——脱剥骗

假马脱缎

江西有陈姓庆名者，常贩马往南京承恩寺前三山街卖。时有一匹银合好马，价约值四十金。忽有一棍，擎好伞，穿色衣，翩然而来，伫立瞻顾，不忍舍去。遂问曰：“此马价卖几许？”庆曰：“四十两。”棍曰：“我买，但要归家作契对银。”庆问：“何住？”棍曰：“居洪武门。”棍遂骑银合马往，庆亦骑马随后。

行至半途，棍见一缎铺，即下马，放伞于酒坊边，嘱庆曰：“代看住，待我买缎几匹，少顷与尔同归。”庆忖：“此人想是富翁，马谅买得成矣。”棍入缎铺，故意与之争价。待缎客以不识价责之，遂佯曰：“我把与一相知者看，即来还价何如？”缎客曰：“有此好物，凭伊与人看，但不可远去。”棍曰：“我有马与伙在，更何虑乎？”将缎拿过手，出门便逃去。缎客见马与“伙”尚在，心中安然。

庆待至午，杳不见来，意必棍徒也。遂舍其伞，骑银合马，又牵一马回店。缎客忙奔前，扯住庆曰：“你伙拿吾缎去，你将焉住？”庆曰：“何人是我伙？”缎客曰：“适间与你同骑马来者。你何佯推？定要问你取。”庆曰：“那人不知何方鬼，只是问我买马，令我同到他家接银，故与之同来矣。他说在你店买缎，少顷与我同去。我待久不见来，故骑自马回店。你何得妄缠我乎？”缎客曰：“若不是你伙，何叫你看伞与马？我因见你与马在，始以缎与他。你何通同装套脱我缎去？”二人争辩不服，扭在应天府理论。缎客以前情直告。庆诉曰：“庆籍江西，贩马为生，常在三山街翁春店发卖，何尝作棍？缘遇一人，问我买马，必要到他家还银，是以同行。彼中途下马，在他店拿缎逃去，我亦不知，怎说我是棍之伙？”府尹曰：“不必言，拘店家来问，即见明白。”其店家曰：“庆常贩马，安歇吾家，乃老实本分人也。”缎客曰：“既是老实人，缘何代那棍看伞与马？此我明白听见，况他应诺。”庆曰：“叫我看伞，多因为他买马故也，岂与之同伙？”府



尹曰：“那人去，伞亦拿去否？”缎客曰：“未曾拿去。”府尹曰：“此真是棍了。欲脱你缎，故托买马，以陈庆为质。以他人之马，赚你之缎，是假道灭虢术也。此你自遭骗，何可罪庆？”各逐出免供。

吾观作棍亦多术矣。言买马，非买马，实欲假马作囿，为脱缎之术。故先以色服章身，令人信其为真豪富；既而伫立相马，令人信其为真作家；迨入缎铺，谎言有马与伙，令人信其为真实言；至脱缎而走，以一伞贻庆，与缎客争讼；此皆以巧术愚弄人也。若非府尹明察，断其为假道灭虢，则行人得牛，不几邑人之灾乎？虽然庆未至混迹于縲继，缎客已被鬼迷于白昼矣。小人之计甚诡，君子之防宜密。庶棍术虽多，亦不能愚弄我也。

〔今译〕 江西有个姓陈叫陈庆的马贩子，常常到南京承恩寺前三山街做买卖。当时他手上有一匹银色好马，大约值四十两银子。一天，忽然来了个混混，打着把好伞，穿着鲜艳的衣裳，神气活现地走了过来，站在那看着这匹好马，左看右看，不肯走了。并问道：“这匹马卖多少银子？”陈庆说：“四十两。”那混混说：“我买了。但得回到家去订约兑银子。”陈庆问道：“您住在哪儿？”那混混说：“就住在洪武门。”于是，那混混就骑上那匹银色宝马，陈庆也骑着马跟在后面。

走到半道，那混混见到一缎子铺，就下了马，把伞放在一家酒店前头，叮嘱陈庆说：“麻烦您帮忙看一下，等我去买上几匹缎子，一会咱们就走。”陈庆心想：“想来此人必定是个有钱人，这笔买卖想必是能成的。”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那混混步入缎子铺，故意与伙计讨价还价，等到卖缎子的伙计讥讽他不识货时，那混混立刻装出一付气恼的样子，说：“我去找个识货的看看，回来再跟你说价钱，怎么样？”

缎铺的伙计说：“我这货绝对是好货，你拿给谁看我都不怕，但不能走远了。”那混混说：“我的马和伙计不就在酒店那待着么？有什么可担心的？”说着，把缎子拿过来，出门就逃之夭夭了。缎铺的伙计一看那人的马和“伙计”还在，心里也没什么不放心的。

再说陈庆，等到都快到正午时分了，还不见个人影，心想肯定是上当了，这人哪里是个富翁，肯定是个混混。便丢下那人的伞，自己骑上那匹银色宝马，又牵上自己骑来的那匹马，准备打道回府。

缎铺的伙计一看陈庆要走，忙三步并成二步奔过来，一把扯住陈庆的衣服，说：“你的同伴拿了我的缎子去了，你要去哪里？”陈庆一听，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惊异道：“谁是我同伴？”缎铺的伙计说：“刚才和你一块骑马来的不是你同伴？你装什么蒜？那缎子钱一定得找你要。”陈庆说：“我知道那人是哪里的



鬼？他只是要买我的马，叫我和他一起去他家兑银子，这才一起来的。走到这他说要在你店里买缎子，待会就和我一起走。我待了半天不见他回来，这才骑上马要回自己的店里，你胡缠着我干嘛？”缎铺的伙计说：“要不是你同伙，怎么会叫你看伞和马？我是因为看见你和马都在，才给他缎子的。你还想和他串通一气，骗走我的货？”

两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争执不下，遂扭成一团，来到应天府大堂。那缎铺的伙计先把事情诉说了一遍，并告陈庆欠了他缎子钱。陈庆申辩道：“我是江西人，靠贩马为生。常在三山街翁春店做生意。怎么会干这种事？只是碰上了这人，要买我的马，但一定要到他家里兑银子。这才走在一块。那人半道下马，到他店里拿了缎子跑了。我这还一点不知道，怎么就说我与那混混是一伙的呢？”

应天府府尹听了，道：“也不必多说，先把你说的什么翁春店的老板叫来问问，自会见分晓。”于是捕快去把翁春店的老板拘了来，那老板证实说：“陈庆经常贩马，常在我店里歇脚，是个老实本份的人。”那缎铺的伙计听了，问道：“你说他是老实人，那为什么要替那混混看着伞和马？这我可是亲耳听见的，他可是一口就答应了。”陈庆解释说：“叫我看着伞不假，可我答应，是因为他要买我的马的缘故，总不能说我帮他看着伞，就说我和他是一伙的吧？”官员问道：“那人走时，拿伞没有？”缎铺的伙计说：“没拿。”官员说：“那此人肯定是个骗子无疑了。他想骗你的缎子，并故意装着要买马，先把陈庆骗来给他做人质，以别人的马，来骗你的货，这是三十六计中‘假道灭虢’的把戏。这是你自己上当受骗，怪罪不到人家陈庆。”说毕把两人都赶出了衙门，宣布结案。

编书的人说：我观察这些骗子也实在是足谋多智，骗人有术。就说这买马的骗子，他实际上不是为了买马，而是要借买马之名，行骗钱之实。所以先是满身绸缎，让人看了觉得他是个大富翁，接着又站在那装模作样地相马，使人觉得他是真想买马；等到了缎铺，又假称有马与同伴在外，令人信以为真，以至拿了缎子席卷而逃，达到了目的。至于给陈庆丢下把伞，与缎铺的伙计讨价还价，这也都是他骗术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府尹大人明察私毫，断定这是骗子使的“假道灭虢”的把戏，岂不要连累清白好人？虽说陈庆还总算没落到吃官司的地步，但那缎铺的伙计可是实实在在地被骗了一次。小人的骗术，真是诡计多端，正人君子应该严加防范。如此骗子的骗术再多，也不能愚弄到我们的头上。

[今解] 这骗子实际上玩的是“借花献佛”的把戏，让别人将本不属于他的东西，误认为是属于他的，并借此行骗。这套骗术的关键有二：

其一，制造错觉，如上面这个骗子，让缎铺伙计误以为卖马的陈庆是自己的“伙计”；

其二，迅速脱身，这是制造错觉的目的。如脱不了身，仅是制造个错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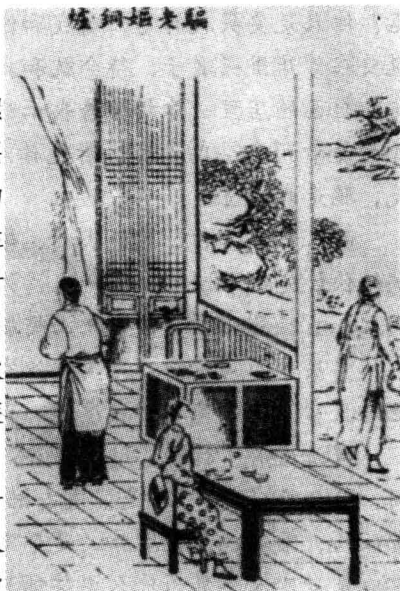


达不到骗子的目的。

据史书记载，清代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清朝的时候，北京骡马市大街上净是开骡马店、鞍辔铺的。一天，一个穿着极阔绰的买主来到一家鞍辔铺，让伙计给挑上一副最好的马鞍，讲定价钱15两银子，但买主叫伙计扛着鞍子跟他去买马，合适了再给钱。于是伙计扛着鞍子跟着这买主到了一家骡马店，这人叫店里的伙计挑匹好马，又转过身对鞍辔店的伙计说：“你把鞍子装上试试。”伙计便把鞍子装上。这人又说：“我得骑上试试，就回来。”

那骡马店的伙计寻思给他扛着鞍子的人一定是他的仆子，他虽然把马骑走了，有他仆人在也错不了。便点头答应了。这鞍辔铺的伙计，见他跟骡马店的伙计又说又笑的，那马能值几百两银子，都叫他骑走了，一定是熟客人，也点点头。在他们彼此误会之际，那骗子骑了马飞也似去了。这儿等了半日没见回来，两下一问，方知上当。



骗子连老嫗的铜炉都不放过

先寄银而后拐逃

通州有姓苏名广者，同一子贩松江梭布往福建卖。布银入手，回至半途，遇一人姓纪名胜，自称同府异县，乡语相同，亦在福建卖布而归。胜乃维家，途中认广为亲乡里，见广财本更多，乃以己银贰拾余两寄藏于苏广箱内。一路小心代劳，浑如同伴。

后至日久，胜见利而生奸。一夜，佯称泻病，连起开门出去数次。不知广乃老客也，见其开门往返，疑彼有诈谋；且其来历不明，“彼虽有银贰拾余两寄我箱内，今夜似有歹意。”乘其出，即潜起来，将己银与纪胜银并实落衣物另藏别包袱，置在己身边；仍以旧衣被包数片砖石放在原箱内，佯作熟睡。胜察广父子都睡去，将广银箱夤夜逃走。广在床听胜动静，出门不归，曰：“此果棍也，非我险遭此脱逃矣。”

次日，广起，故惊讶胜窃他银本，将店主扭打，说他“通同将我银偷去”。其子弗知父之谋，尤怒殴不已。父密谓曰：“此事我已如此如此。”方止，早饭后，广曰：“我往县告，若捕得那棍，你来作证；不然，定要问你取矣。”广知胜反中已术，径从小路潜归。





胜自幸亏得广银，茫茫然行至午，路将百里。开其箱，内乃砖石、旧衣也。顿足大恨，复回原店。却被店主扭打一场，大骂曰：“这贼！你偷人银，致我被累！”将绳系颈，欲要送官。只得吐出真情，叩头恳免。时胜与广已隔数日程途，追之不及，徒自悔恨而已。

按：纪胜非雏客，乃雏棍也。先将已银托寄于广，令其不疑；后以诈泻开门，候其熟睡，即连彼银共窃而逃。彼之为计，亦甚巧矣。盖此乃“欲取姑与”，棍局中一甜术也。孰知广乃老客，见出其上，察其动静，已照其肝胆。故因机乘机，将计就计，胜已入厥算中而不自知矣。夫胜欲利人之有，反自丧其有，雏家光棍，又不如老年江湖也。待后回店，被其扭打，擒颈哀告以求免，是自贻伊戚，又谁咎也？天理昭昭，此足为鉴。

【今译】 通州有个姓苏叫苏广的商人，和一个儿子一起，从松江买了松江产的梭布，到福建去卖。卖布的银子到手后，便打道回府。在半路上，遇上一个姓纪叫纪胜的，自称是同乡，虽说不是一个县的，但都在一个府，乡音相同，而且也是到福建卖完了布回家。这纪胜看上去像个雏儿，似乎是初出茅庐的新手，既认了苏广为同乡，又见苏广钱财颇多，就把自己的银子二十余两也寄存在苏广的箱子里。一路上小心照管，十分殷勤。

日子久了，这纪胜见利忘义，遂起歹心。一天晚上，他佯称拉肚子，一会起来，开门出去，反复数次。岂不知那苏广也是老走江湖的人了。见他出出进进，十分反常，心里已怀疑到这其中有诈。心想：此人来历不明，底细不知，虽说有银子贰拾余两存放在我箱里，可今天晚上看上去似乎是起了歹心。于是趁他外出时，立即悄悄爬起来，把自己的银子、纪胜存放的银子以及几件好衣裳，都另外包作一包，藏在自己身边。再拿件旧衣裳，包上几片破砖头、烂瓦片，放在原先放银子的箱子里。然后倒头装睡。那纪胜看到苏广父子都已熟睡，便偷了苏广的银箱，连夜逃去。

苏广在床上听到纪胜捉神弄鬼的，接着又出门不归，不由在心里自言自语道：“这家伙果真是个骗子，要不是我，肯定要落入这家伙的圈套。”

第二天一早，苏广起床，收拾行李，故意装出一付惊讶万分的样子，说是纪胜把他的银子本钱都偷走了，并和店主扭打成一团，说这店主与纪胜是一路的。“串通一气，把我的银子都偷走了。”苏广的儿子不知真相，尤其愤恨，怒气冲天，抓住店主打个不停。苏广忙悄悄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说：“别打了，此事我已如此如此。”这才算完。

吃罢早饭，苏广父子准备上路，临走前苏广对那店主说：“我去县里告官，如果抓住了那无赖，你得来作证人；不然，这钱就得找你来偿还。”苏广知道纪



胜已反中了自己的计谋，遂从小路悄悄安全返回了家乡。

再说那纪胜，自以为得手，背着银箱，昏头昏脑一夜狂奔，一气走到正午时分，走了将近百十里路程。打开箱子一看，里头却都是些石头瓦片和一堆破旧衣裳。才知中了苏广的移花接木之计，跺着脚后悔不已，只得再返回原先住的旅店，想看看动静。不料那店主白受了一场冤枉，吃了一顿拳脚，一见是他，忙一把扭住，口中大骂道：“你这个贼！你偷了人家的银子，倒连累我受气！”用绳子套住脖子，就要往官府送。那纪胜连连叩头讨饶，并说出真情。店主一听，知道纪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骗人不成反被骗，也就算了。这时纪胜与苏广已隔了几天的路程，追是追不上的了，只有独自悔恨自认倒霉罢了。



骗子的歪点子真不少，居然能把

新靴子从别人脚上骗下来

编书的人说：这纪胜不是个初出茅庐的商人，而是个刚刚入道的骗子。他先是把自己的银两寄放在苏广那里，好让苏广不起疑心；然后又伪装成泻肚的样子，出出进进，等到苏广睡入梦乡，再连苏广的银子和自己寄存的银子一起偷走，席卷而逃。他这套骗术，也真是十分精巧。这乃是所谓“欲先取之，必先与之”的路子，是一种先给点甜头的骗术。谁知道这苏广是老闯江湖的人了。一见他出出进进，再看他的动作眼色，心里已明白此人心术不正。便将计就计，反客为主。纪胜反落入苏广的计谋，自己还不知道。他原想捞上一把，没想到不但没捞着，反把自己原有的贰拾几两银子赔进去了。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看来这初上道的骗子，还是赶不上老走江湖的老客老辣。等到他返回店里，被店主抓住踢打，转着头求饶，也是他自找苦吃，哪里又怪着了旁人呢？天理昭昭，这件事，是足以引以为鉴的。

[今解] 这类骗术，正如编书者张应俞所总结的，玩弄的是“欲先取之，必先与之”的所谓“甜术”。具体到这个案子，就是“先寄银”，“后拐逃”。现在玩弄这类甜术的骗子，也仍是大有人在。

过去玩弄这套骗术的，多为诈骗团伙。行骗时，他们分成两班，一班人装成阔人，住在有名的大旅馆里，行话叫“挑啃”；另一班人，则住在不起眼的小旅店里，行话叫“托儿”，分头行事。

“挑啃”的先租辆车，带上他们自己炮制的“戒烟药”一类的假药，运到各





大药店，车一停，“挑啃”的一下车，店里的掌柜的还以为来了阔主顾，忙过来张罗。谁知人家说他不是来买药的，而是来送药的。并派头十足地自我介绍，是某某“戒毒委员会”的委员，说是这些药奉指令放在你们铺里寄卖，他本人住在何处，卖完再来结账等等，交待得清清楚楚。掌柜的一来见来人极有派头，不敢得罪；二来寄卖药品，也是坐收其利的事，没有不答应的。于是那骗子叫伙计从车上搬下箱药，又坐上车，上别的药店行骗去了。

“挑啃”的戏演完了，“托儿”的戏就该开场了。他们从各个小客栈钻出来，专门去买他们同伙送去的假药。药店见接常不短地有人来买这药，料定销路一定不错。于是，当某一天有人来开口就要300元的戒烟药时，也自然是不会想到是骗子上去。只是面有难色地说，店里没这么多存货，明天行不行？那“托儿”装模作样地迟疑一会儿，答应了下来，并留下40元定金，说请你们费心，一定把货办到。

等这“托儿”一走，掌柜的和伙计一合伙，就算三分利，300元也能赚90元。于是赶着叫跑外的伙计没命地赶到“挑啃”住的旅馆取货。不料那“挑啃”的说货没了。伙计不甘心空手而归，东瞧瞧，西看看，忽见那屋角上还堆着几百元的货，便说：“那不是有货吗？”那“挑啃”的爱理不理地说：“这货有主



毒骗三

了，人还没来取。”伙计恳求道：“那就先让给我们吧，我们先交钱。”别的骗子也纷纷帮伙计说话。那“挑啃”的假作怒容道：“不行不行，人家来了没货怎么办？”乱嚷了一阵，最后自然还是答应了下来。伙计欢天喜地交了钱，取了货，静候着明天主顾来拿货。不料第二天从早等到晚，也没见个人影。还以为人家有事，再等几天，因为人家毕竟是交了40元定金的啊！一连等了几天，才省悟到是上当了。合算下来，至少损失一、二百元。如果有个10家药店上当，就是一、二千元。

明骗贩猪

福建建阳人邓招宝者，常以挑贩为生。一日，贩小猪四只，往崇安、大安去卖。行至马安岭上，遇一棍问他买猪。宝意此山径僻冷，无人往来，人家又远，何此人在路上买猪？疑之，因问其何往。棍曰：“即前马安坪也。”曰：“既要买，